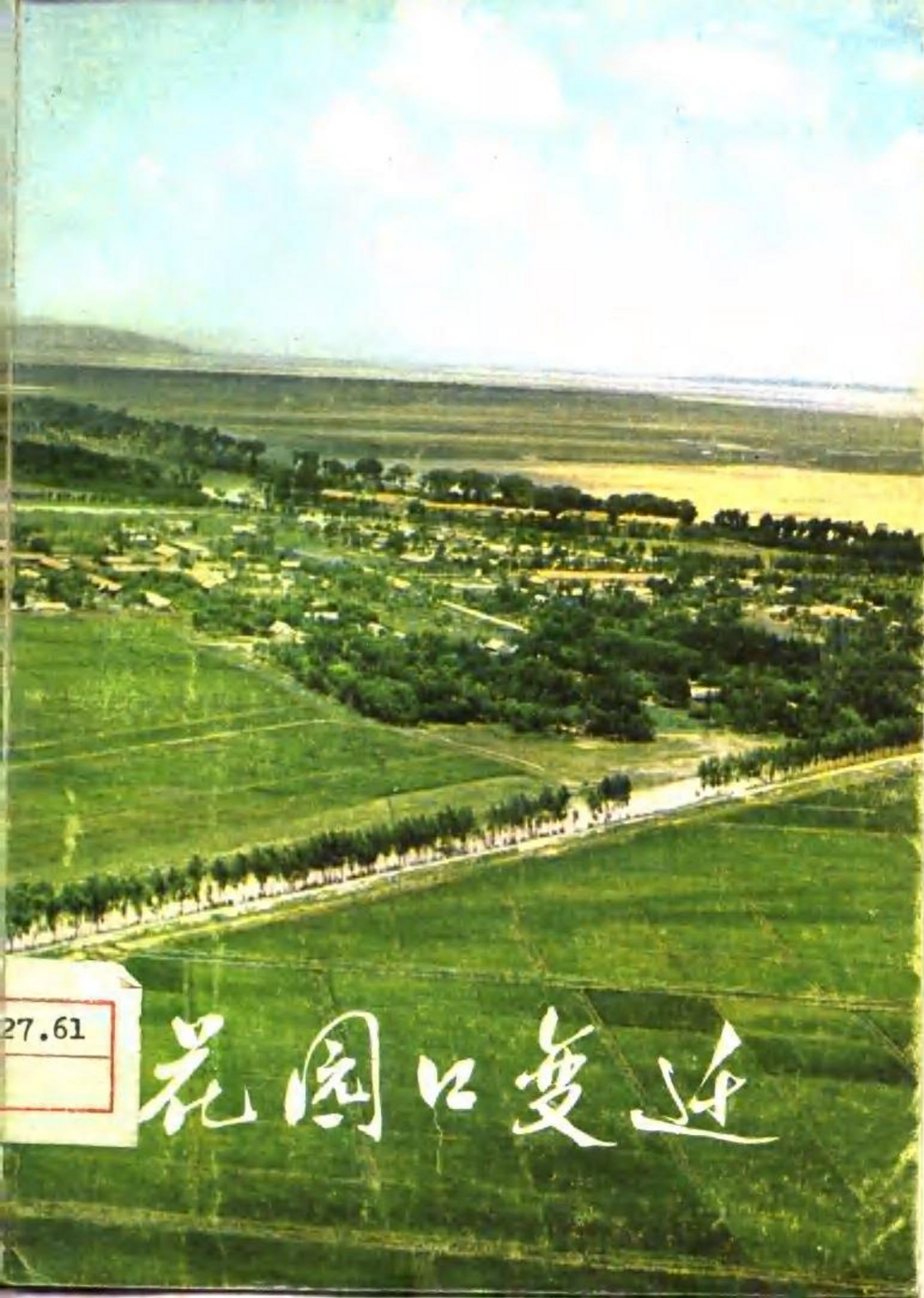




27.61

# 花园口变迁

# 花园口变迁

《花园口变迁》编写组

河南人民出版社

封面摄影 王世龙  
书名题字 薛清泰

## 花园口变迁

《花园口变迁》编写组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3印张 57千字 4插页

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统一书号 3105·373 定价 0.56 元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视察黄河

来看花园决口处  
 方知灾祸过长沙  
 居民百万成鱼鳖  
 蒋贼一生似虺蛇  
 随地山山储水土  
 沿堤处处种桑麻  
 屹立东风渠闸望  
 黄龙降伏护中华

一九五九年七月来花园口  
 看东风渠后题此  
 郭沫若

郭沫若副委员长一九五九年七月视察花园口赋诗手迹

|         |         |
|---------|---------|
| 来看花园决口处 | 方知灾祸过长沙 |
| 居民百万成鱼鳖 | 蒋贼一生似虺蛇 |
| 随地山山储水土 | 沿堤处处种桑麻 |
| 屹立东风渠闸望 | 黄龙降伏护中华 |

一九五九年七月来花园口

看东风渠后题此

郭沫若



上图 老贫农向  
青年讲述解放前  
花园口的苦难  
情景



右图 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扒开花  
园口黄河大堤后  
灾民流离失所的  
悲惨景象

花园口引黄灌溉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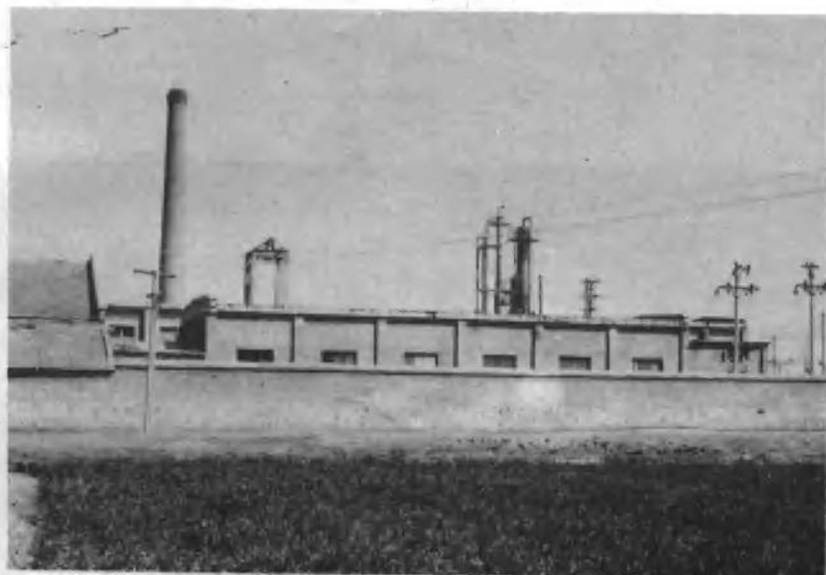


用黄河水灌溉



水稻丰收





公社化肥厂



花园口鸭群



花園口黄河日出

## 引 言

在郑州市北三十余里，有一个著名的黄河渡口——花园口。

人们一到花园口，就会立即被眼前的动人景象所吸引。在那宽阔平坦的大堤上，芳草铺地，垂柳青青。堤内，滔滔黄河驯服地往东流去，机轮、帆船穿梭来往；堤外，贾鲁河、索须河与引黄干渠、岗（岗李）花（花园口）干渠纵横交错，肥沃的黄河水通过大小渠道流进方方稻田。在那数不尽的坑塘里，莲蓬高擎；在那望不到边的黄河滩上，灿灿的芦花迎风盛放。驰名中外的黄河鲤鱼，在公社和生产队的池塘畅游欢跳。品类繁多的水果，在生产队的果园里压弯枝头。夏收时节，那一望无际的麦海，象黄河的波涛随风翻滚；到了秋季，沉甸甸的稻穗，在灿烂的阳光下游笑点头……。如果你有机会与地头休息的社员攀谈，他（她）们会满怀激情地告诉你：三十年来，勤劳智慧的花园口人民，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五谷丰登。一九七一年，全公社粮食亩产上《纲要》。一九七七年——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年，在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夺得了全公社粮食亩产八百八十一斤的大丰收，一年的

粮食总产量相当于解放前的十一个花园口。

面对着如此多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回想起花园口过去的苦难岁月。一九三八年，就是在这个地方，独夫民贼蒋介石，严令其反动军队扒开黄河大堤，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黄水浩劫，使豫、皖、苏三省千里沃野，变成了洪水横流，黄沙滚滚，盐碱遍地，草木难生的“黄泛区”。花园口是黄泛区的首冲地带，灾难更加深重。从此，花园口也就成了贫穷的别名，灾难的象征。

同是一条黄河，为什么在万恶的旧社会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只是灾害和死亡，而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却驯服地为人民造福？

同是一个花园口，为什么在旧社会是阴森凄凉的地狱，而在新社会却成了五业兴旺的北国江南？

这就是《花园口变迁》这本小册子所要告诉读者的。

## 惨绝人寰的灾难

黄河是我国第二条大河。它象一条金色的巨龙，奔腾咆哮，滚滚东去。在历代反动阶级统治的漫长岁月里，黄河得不到根本的治理与开发，经常决口、泛滥，在北至天津，南达江、淮的二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原野上，横冲直撞，逞凶肆虐。不知夺去了多少生命财产，吞噬了多少田园、城镇和村庄！从有文字记载到解放前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黄河为患，史不绝书。据不完全统计，黄河决口漫溢达一千五百九十多次，其中重要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有一次重要改道。特别是一八四〇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的七十年间，决口竟达一百二十二处。

“千沟万壑输泥沙，滚滚浊流出山峡；上边冲刷下边淤，水旱灾害祸万家。”这首旧诗，就是对旧社会黄河为虐的生动写照。

花园口，地处黄河南岸。据民间传说，明朝以前这里并不叫花园口。在宋代，曾于这里建闸治水，河工员司遂营居造室，渐成村落，名为桂家庄。到了明朝，天官（吏部尚书）许某，在此地修建花园一座，方圆五百四十余亩，种植四季花木，经年盛开不谢，远近男女争往游览。后来，黄河改道南滚，滔滔洪水，把这座美丽的花园连同桂家庄全部吞没。

从此，这里便成了黄河岸边一个南来北往的渡口，群众就把它叫做花园口。从这以后，花园口的历史就紧紧地与黄河联结在一起。奔腾咆哮的黄河，就成了花园口人民生命财产的一个巨大威胁。由于花园口地处黄河下游首段，两岸没有高山大麓，河道宽阔平坦，水流迟缓，泥沙易于淤淀，天长日久，就形成了一条“悬河”。过去，人们形容黄河是“铜头铁尾豆腐腰”。所谓“豆腐腰”，就是指河南省孟津县到黄河入海口一带。意思是说，黄河堤防所在的腰部，好象豆腐一样容易被洪水冲垮。花园口就恰恰处在黄河腰部的上端。

在漫长的旧社会，为什么黄河如此猖狂，给中下游和花园口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呢？科学技术水平的低下，人们缺乏征服这条大河的物质手段，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由历代反动统治者直接造成的。

为了最大限度地盘剥黄河沿岸劳动人民，维持其反动统治，历代反动统治者都曾设置专门的文职武官和治河机构来管理黄河。以清朝（公元一六四四年——一九一一年）为例，就曾设置河道总督，专管黄河。总督之下，又分段设置厅、汛，各段都有汛兵常年巡防和培固大堤。治河经费每年白银数百万两，每次堵口又另加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两。消耗的民脂民膏不可谓不多，但绝大部分都没有真正用于治河，而是流入各级河官的腰包。因而在旧社会，河道衙门与盐道衙门，在反动官场中就成了两个群丑争夺的有名的“肥缺”。黄河对他们来说，不仅不是灾源祸根，反倒成了他们生财的摇钱树和聚宝盆。他们对于河患的态度，是不怕其有，只愁

其无。他们打着治河的旗号，肆意鲸吞公款，勒索民财。平时武官在修堤时，只将堤面浮土铲去，将堤根野草铲除，露出新痕，就算修过了堤；文官买料时，则虚堆假垛，从中渔利，贪污肥私。所以民谣有“文官吃草，武官吃土”之说，这就是人们对河官们的无情揭露和辛辣嘲讽。

长期以来，黄河沿岸的劳动人民，与黄河水患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花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治河方法。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黄河两岸已开始大规模地修筑堤防。到了宋代，抢险、堵口和保护堤岸的“埽工”已广泛应用，当时称为“卷埽”，就是用芦荻、竹索和土料卷成的大埽体。明代又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法。近代用秸料、木桩和绳索等物料做的各种埽工，在治河上起到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的贪污腐败，致使劳动人民的努力和创造，统统付诸东流。沿河大堤，普遍严重失修。千孔百疮，残破不堪；獾洞鼠穴，水沟浪窝，比比皆是。这如何能抵御得了洪水？有些河官甚至丧心病狂地授意河工，人为地制造决口，以图升官发财。“黄河决口，黄金万斗”这首民谣，就是人们对河官们巧取豪夺、大发横财的愤怒控诉。

清朝后期，黄河在花园口地区的两次大决口，就是最好的例证。

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黄河出现大洪峰。大溜由郑县（今郑州市郊区）胡家屯（今花园口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所在地）提至荥泽县的冯庄（今花园口公社

常庄大队)一带。这里系脱险旧工，所有坝埝，久已淤塞，而且堤身甚矮。当时水势凶猛，顶冲坐弯淘刷甚急，霎时水位抬高数米，几与堤面平。在堤埝将要崩塌的紧急关头，河官大员们却仍然“糜费侵渔，查料及买土者通同作弊，上下交欺”，“营汛捏报”，“委员克扣”，“库吏短发”，只知贪污中饱，那管人民死活。致使黄河终于在六月二十八日漫堤决口。滔滔洪水，由常庄、马庄、大庙、京水、祥云寺入中牟县，郑州沿河地区全被黄水吞没。河南被淹者十余州县，仅郑州被淹耕地就达十四万八千七百多亩。

时隔十九年，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三年）八月中旬，黄河又遇特大洪峰，河水迅速猛涨。受命逡巡的河工，发现一个獾洞已经出水，立即上报河官。但河官却故意不让堵塞，坐视此洞越冲越大，八月十四日终于在石桥（今花园口公社石桥大队）决口。由于风波助澜，奇险环生，水乘风势，浪扑如山。至今花园口人民还流传着“光绪一十三，河水上邙山”的歌谣，足见水势之大。

冯庄、石桥两次决口，使花园口地区沙岗起伏，坑洼连片，碱卤遍地。一遇大风，黄沙滚滚，遮天蔽日。土地无法耕种，广大贫苦农民不得不以刮土熬盐或捕鱼捉蟹为生。而官府衙门却强迫沿河人民仍按照决口前的地亩完粮纳税，分毫不得减免。稍有违抗，轻者遭到毒打，重则逮捕关押。劳动人民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决口之后，就需堵口。在堵口期间，河官们贪污自肥、徇私舞弊更加横行无忌。大工未开，文武官吏钻营差事者已

达数千人。堵口工程开始后，他们一个个蜂拥而至，以图升官发财。道员（清代省以下府、州以上的高级行政长官，俗称道台）欧阳琳，本来就以贪污勒索而臭名远扬；一八八七年堵口期间，他又用贿赂手段，拿到了总办秸料的大权。人们闻讯后，宁将秸料付之一炬，也不肯出售。前东河河道总督（山东、河南河道总督称东河总督，专管两省境内黄河的堤防和疏浚等事务）觉罗成浮，出卖“委劄”（即任命书），以纳贿的多寡决定任职的大小和官吏的优劣，一时竞购者就有四百多人。开归陈许道（当时的行政区划。开，即今开封；归，即归德，今商丘；陈，即陈州，今淮阳；许，即许州，今许昌。辖区略当于现在的开封、商丘、周口和许昌专区）绍诚，在堵口期间，一次就往家汇银四十万两。河南巡抚（清代巡抚为省一级地方政府的长官，总揽一省的军事、吏治、刑狱等权，俗称抚台）倪文蔚，以一百二十万两银子的巨款，把挑挖引河的工程包于总兵（清代正规军分八旗兵与绿营兵两种，总兵为绿营兵的高级军官，又称镇台，掌管一镇的军务）崔廷桂。崔廷桂为了贪污自肥，严重偷工减料，草率从事。引河放水后，全部淤塞。汛期到来时，大坝仍未合龙，黄河又重新泛滥，致使已涸复村庄，又重遭淹没。直到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整整花了一年时间，耗银一千多万两，才算勉强把缺口堵住。

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政治愈益腐败，官吏更加贪残；治河经费不断剧减，河患更为严重。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八年的十一年间，除了三个干旱年份外，黄河竟年年决